

唐尚

書
撫

故

言（一）
實



尚
書
故
實

李
綽
編

中
華
書
局

尚書故實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
顏堂秘笈及畿輔叢書
皆收有此書寶顏堂本
在前故據以排印

尙書故實

唐 趙郡 李 綽 編

賓護尙書河東張公。三相盛門。四朝雅望。博物自同於壯武。多聞遠邁於耆臣。綽避難圖田。寓居佛廟。秩有同於錐印。跡更甚於酒傭。叨逢迎塵。每容侍話。凡聆徵引。必異尋常。足廣後生。可貽好事。遂纂集尤異者。兼雜以談諧十數節。作尙書故實云耳。

高祖太武皇帝本名與文。皇帝同上一字。後乃刪去。嘗有碑版鑿處具在。太武是陵廟中玉冊定神堯。乃母后追尊顏公會抗疏極論。爲哀慘所沮而寢。

太宗酷好法書。有大王真蹟三千六百紙。率以一丈二尺爲一軸。寶惜者獨蘭亭爲最。置於座側。朝夕觀覽。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。吾千秋萬歲後。與吾蘭亭將去也。及奉諱之日。用玉匣貯之。藏於昭陵。

天冊府弧矢尺度。蓋倍於常者。太宗北逐劉黑闥。爲突厥所窘。遂親發箭射退賊騎。突厥中得此箭。傳觀皆歎伏神異。後餘弓一張。箭五隻。藏在武庫。歷代一作朝。郊丘重禮。必陳於儀衛之前。以耀武德。惜哉。今與法物同爲煨燼矣。然此卽劉氏斬蛇劍之比也。豈不有所歸乎。

司馬天師名承禎。字紫微。形狀類陶隱居。玄宗謂人曰。承禎弘景後身也。天降車上有字曰。賜司馬承禎。尸解去。日白鶴一作雪。滿庭異香。郁烈。承禎號白雲先生。故人謂車爲白雲車。至文宗朝。並張騫海槎同取。

入內。

有李幼奇者。開元中以藝干柳芳。嘗對芳念百韻詩。芳已暗記。便題之於壁。不差一字。謂幼奇曰。此吾之詩也。幼奇大驚異之。有不平色。久之。徐曰。聊相戲。此君所念詩也。因請幼奇更誦所著文章。皆一遍便能寫錄。

又說漢武帝時。嘗有外域獻獨足鶴。人皆不知。以爲怪異。東方朔奏曰。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。驗之果是。因勅廷臣皆習山海經。山海經伯翳著。劉向編次作序。伯翳亦曰伯益。書曰。益典朕虞。蓋隨禹治水。撮山海之異。遂成書。郭弘農注解。

鄭廣文作聖善寺報慈閣大像記云。自頂至頤八十三尺。額珠以銀鑄成。虛中盛八石。

構聖善寺佛殿僧惠範。以罪沒入其財。得一千三百萬貫。元載破家。籍財貨諸物。得胡椒九百石。

盧元公好道。重方士。有王谷者。得黃白術。變瓦礫泥土立成黃金。賓護時在相國大梁幕中。皆目睹之。谷一日死於淮陰。賓護見范陽公欽言。公曰。王十五兄不死。後果有人於湘潭間見之。已變姓名矣。賓護既徙知廣陵。常亦話於崔魏公。公因說他日有王修能變竹葉爲黃金。某所目擊也。

進士盧融嘗說盧元公鎮南海日。疽發於鬚。氣息惛然。有一少年道士。直來牀前。謂相國曰。本師知尙書病瘡。遣某將少膏藥來。可便傳之。相國寵姬韓氏。遂取膏藥疾貼於瘡上。至暮而較數日平復。於倉皇之

際不知道士所來。及令勘中門至衙門十數重。竝無出入處。方知其異也。盛膏小銀合子。韓氏收得。後猶在。融卽相國親密。目驗其事。因附於此。

公自言四世祖河東公。爲中書令着緋。綽安邑宅中。曾有河東公在中書令。着緋眞。又說傳遊藝居相位着綠。

李師誨者。畫蕃馬。李漸之孫也。爲劉從諫潞州從事。知劉不軌。遂隱居黎城山。潞州平。朝廷嘉之。就除一縣宰。曾於衲僧處得落星石一片。僧云於蜀路早行。見星墜於前。遂圍數尺。掘之得片石如斷磬。其一端有雕刻狻猊之首。亦如磬。有孔穿條處尙光滑。豈天上樂器。毀而墜歟。此石後流轉到綽安邑宅中。

清夜遊西園圖。顧長康畫。有梁朝諸王跋尾處云。圖上若干人。並食天廚。語出諸子書。貞觀中褚河南裝

背題處具在。本張維素家收得。維素從申之子。傳至相國張公。弘元和中。准宣索并鍾元常寫道德經同進入內。

時張公鎮井州。進圖表李太尉衛公作也。

後中貴人崔潭峻。自禁中將出。復流傳人間。維素子周封。前涇州從事。在京。一日有人

將此圖求售。周封驚異之。遽以絹數疋贖得。經年忽聞款關甚急。問之。見數人同稱仇中尉傳語。詐事。知清夜圖在宅。計閑居家貧。請以絹三百疋易之。周封憚其迫脅。遽以圖授使人。明日果贖絹至。後方知詐僞。乃是一力足人求江淮大鹽院。時王庶人涯判鹽鐵。酷好書畫。謂此人曰。爲余訪得此圖。然遂公所請。因爲計取耳。及十二家事起。復落在一粉鋪內。郭侍郎承闢者以錢三百買得獻郭。郭公又流傳至令狐家。宣宗嘗問相國有何名畫。相國具以圖對。復進入內。實護親見相國說。公嘗於貴人家。見梁昭明太子腦骨微紅而潤澤。抑異於常也。

又嘗見人腊長尺許。眉目手足悉具。或以爲僊人也。

又說表弟盧某。一日碧空澄澈。仰見仙人乘鶴而過。別有數鶴飛在前後。適覩自一鶴背邊一鶴背。亦如人換馬之狀。

國朝李嗣眞評事云。顧畫屈居第一。然虎頭又伏衛協畫北風圖。

北風圖
毛詩義

公平康里宅。乃崔司業融舊第。有司業題壁處猶在。

蜀王嘗造千面琴。散在人間。蜀王卽隋文之子楊秀也。

又李汧公取桐孫之精者。雜綴爲之。謂之百納琴。用蝸殼爲徽。其間三面尤絕異通。謂之響泉韻磬。絃一上。可十年不斷。

兵部李員外約言。汧公之子也。識度清曠。迥分塵表。與主客張員外諗同棄官。并韋徵君況墻東遯世。不婚娶。不治生業。李尤厚於張。每與張匡牀靜言。達旦不寢。人莫得知。贈張詩曰。我有心中事。不向韋二說。秋夜洛陽城。明月照張八。

諗卽尙書
公之羣從

佛像本胡夷朴陋。人不生敬。今之藻繪雕刻。自戴顓始也。顓嘗刻一像。自隱帳中。聽人臧否。隨而改之。如是者積十年。厥功方就。

絳州碧落碑文。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爲先妃所製。陳惟玉書。今不知者。妄有指說非也。荀與能書。嘗寫狸骨治勞方。右軍臨之。至今謂之狸骨帖。

古碑皆有圓空。孔蓋碑者悲本也。墟墓間物。每一墓有四焉。初塋穿繩於空以下棺。乃古懸窆之禮。禮曰。公室視豐碑。三家視桓楹。人因就紀其德。由是遂有碑表。數十年前。有樹德政碑。亦設圓空。不知根本甚失。後有悟之者。遂改焉。

公自述高伯祖嘉祐開元中爲相州都督。廨宇有災異。郡守物故者連累。政將軍嘉祐終金吾將軍至。則於正寢整衣冠。通夕而坐。夜分忽肅屏間。聞歎息聲。俄有人自西廡而出。衣巾藍縷。形器憔悴。歷階而上。直至于前。將軍因厲聲問曰。是何神祇。來至於此。答曰。余後周將尉遲迴也。死於此地。遺骸尙存。願託有心。得畢塋祭。前牧守者。皆膽薄氣劣。驚悸而終。非余所害。又指一十餘歲女子曰。此余之女也。同瘞廡下。明日將軍召吏發掘。果得二骸。備衣衾棺器。禮而葬之。越二夕。復出感謝。因曰。余無他能報效。願裨公政節宣。水旱唯所命焉。將軍遂以事上聞。請置廟。歲時血食。上特降書詔褒異。勒碑敘述。今相州碑廟見在。

中書令河東公開元中居相位。有張憬藏者。能言休咎。一日忽詣公。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。公曰。余見居台司。此何意也。後數日。貶官台州刺史。

河東公鎮并州。上問有何事。第言之。奏曰。臣有弟嘉祐遠牧方州。手足支離。常繫念慮。上因口敕張嘉祐可忻州刺史。河東屬郡。上意不疑。張亦不讓。豈非至公無隱。出於常限者乎。

王平南廩右軍之叔也。善書畫。嘗謂右軍。吾諸事不足法。惟書畫可法。晉明帝師其畫。王右軍學其書焉。宣平太傅相國盧公應舉時。寄居壽州安豐縣別墅。嘗遊芍陂。芍字今呼爲鵝草。下方陂。之芍按魏志是芍音着多。見里人負薪者。持碧

蓮花一朵已傷器刃矣。云陂中得之。盧公後從事浙西。因使淮服。話於太尉衛公。公令搜訪。芍陂則無有矣。又徧尋於江渚間。亦終不能得。乃知向者一朵。蓋神異耳。

京國頃歲街陌中有聚觀戲場者。詢之乃二刺蝟對打。令既合節奏。有中章程。時座中有前將作李少監韞亦云曾見。

京城佛寺率非真僧。曲檻迴廊。戶牖重複。有一僧室。常門有櫃。扇鎖甚牢。竊知者云。自櫃而入。則別有幽房邃閣。詰曲深嚴。囊囊奸回。何所不有。

牛相公僧孺鎮襄州日。以久旱祈禱無應。有處士不記名姓。衆云篆龍者。公請致雨。處士曰。江漢間無龍。獨一湫泊中有之。黑龍也。強驅逐。必慮爲災難制。公固命之。果有大雨。漢水泛漲。漂溺萬戶。處士懼罪亦亡去。十年前有人他處見猶在。

汲冢書。蓋魏安釐王家晉時。衛郡汲縣耕人於古冢中得之。竹簡漆書。科斗文字。雜寫經史。與今本校驗多有異同。耕人姓不字。呼作彪。其名不記。曰準。出春秋後序文選中注出。

王內史書帖中有與蜀郡守朱名書。求櫻桃來禽。日給藤子。來禽言味甘來衆禽也。俗作林鴿。又云胡桃種已成矣。又問司馬相如楊子雲有後否。蜀城門是司馬錯所製存乎。

盧元公鈞奉道。暇日與賓友話言。必及神仙之事。云某有表弟韋卿材。大和中選授江淮縣宰。赴任。出京日。親朋相送。離灞澨。時已曠暮矣。行一二十里外。覺道路漸異。非常日經過處。旣而望中有燈燭熒煌之

狀。林木蔥蒨。似非人間。頃之有謁于馬前者。如州縣候吏。問章曰。自何至此。此非俗世。俄頃復有一人至。前謂謁者曰。既至矣。則須速報上公。章問曰。上公何品秩也。吏亦不對。卻走而去。逡巡遞聲連呼曰。上公屈章下馬。趨走入門。則峻宇雕牆。重廊複閣。侍衛嚴肅。擬於王侯。見一人年僅四十。戴平上幘。衣素服。遙謂章曰。上階。章拜而上。命坐。慰勞久之。亦無肴酒湯果之設。徐謂章曰。某因世亂。百家相糺。竄避於此。推某爲長。強謂之上公。爾來數百年。無教令約束。但任之自然而已。公得至此。塵俗之幸也。不可久留。當宜速去。命取綃十疋贈之。章出門上馬。卻尋舊路。迴望亦無所見矣。半夜。驪月信馬而行。至明則已在官路。逆旅暫歇。詢之於人。且無能知者。取綃視之。光白可鑒。章遂驟卻入關。詣相國。具述其事。因以淺淺分遺親愛。相國得綃。亦裁制自服。章云約其處。乃在驪山藍田之間。蓋地仙也。

顧況字逋翁。文詞之暇。兼攻小筆。嘗求知新亭監人或詰之。謂曰。余要寫貌海中山耳。仍辟善畫者王默爲副知也。

世言牡丹花近有。蓋以國朝文士集中無牡丹詩。張公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。子華北齊人。則知牡丹花亦已久矣。

又說顧況志尚疎逸。近於方外。有時宰曾招致。將以好官命之。況以詩答曰。四海如今已太平。相公何用喚狂生。此身還似籠中鶴。東望滄洲叫一聲。後吳中皆言況得道解化去。

有黃金生者擢進士第。人間與頗同房否。對曰。別洞。黃本溪洞家姓。生故以此對。人雖暗之。亦賞其真質也。

王僧虔右軍之孫也。齊高帝嘗問曰：卿書與我書孰優？對曰：臣書人臣第一，陛下書帝王第一。帝不悅。後嘗以檄筆書，恐爲帝所忌，故也。

陸暢字達夫，常爲韋南康作蜀道易。首句曰：蜀道易，易於履平地。南康大喜，贈羅八百疋。南康薨，朝廷欲緹其既往之事，復閱先所進兵器，刻定秦二字，不相與者，因欲構成罪名。暢上疏理之，云臣在蜀日，見造所進兵器，定秦者匠之名也。由是得釋。蜀道難，李白罪嚴武也。暢感韋之遇，遂反其詞焉。

聖善寺銀佛，天寶亂爲賊截將一耳。後少傳白公奉佛銀三銚添補，然不及舊者。會昌拆寺，命中貴人毀像，收銀送內庫。中人以白公所添鑄，比舊耳少銀數十兩，遂詣白公索餘銀，恐涉隱沒，故也。

又云：士張林說毀寺時，分遣御史檢天下所齊寺及收錄金銀佛像。有蘇監察者，不記名巡覆兩街諸寺，見銀佛一尺以下者，多袖之而歸，謂之蘇杠。烏諱反佛，或問溫庭筠將何對好？遽曰：無以過密陀僧也。

口州謝真人上昇前，玉帝錫以鞍馬爲信。意者使其安心也。刺史李堅遺之玉念珠，後問念珠在否，云已在紫皇之前矣。一日真人於紫極宮置齋，金母下降，郡郭處處有虹霓雲氣之狀。至白晝輕舉，萬目睹焉。魏受禪碑，王朗文。梁鵠書鍾繇鐫字，謂之三絕。鐫字皆須妙於篆籀，故繇方得鐫刻。

張懷瓘書斷曰：篆籀八分隸書草書章草飛白行書，通謂之八體。而右軍皆在神品。右軍嘗醉書數字，點畫類龍爪。後遂有龍爪書，如科斗玉筋，偃波之類。諸家共五十二般。

公云：舒州潛山下有九井，其實九眼泉也。早卽煞一犬投其中，大雨必降，犬亦流出。

又南中久旱。卽以長繩繫虎頭骨。投有龍處。入水。卽數人牽制不定。俄頃雲起潭中。雨亦隨降。龍虎敵也。雖枯骨猶激動如此。

五星惡浮屠像。今人家多圖畫五星雜於佛事中。或謂之禳災者。真不知也。

武后朝。宰相石泉公王方慶瑯琊王也。武后嘗御武成殿閱書畫。問方慶曰。卿家舊法書存乎。方慶遂集自右軍已下至僧虔智永禪師等二十五人。各書一卷進上。后命崔融作序。謂爲寶章集。亦曰王氏世寶也。

今延英殿靈芝殿也。謂之小延英。苗韓公居相位。以足疾步驟微蹇。上每於此待之。宰相對於小延英。自此始也。

臺儀自大夫已下至監察。通謂之五院御史。國朝踐歷五院者共三人。爲李商隱張魏公延賞溫僕射造也。

裴岳者久應舉。與長興于左揆友善。曾有一古鏡子。乃神物也。于相布素時得一照。分明見有朱衣吏導從。他皆類此。資譏與岳微親面詰之。云不虛。旋亦墜失。

陳朝謝赫善畫。嘗閱秘閣。歎伏曹不興所畫龍首。以爲若見真龍。

陶貞白所著太清經。一名劍經。凡學道術者。皆須有好劍鏡隨身。又說于將莫耶劍。皆以銅鑄。非鐵也。按居。古今刀劍錄云。自古好刀劍。多投伊水中。以禳厭人之妖。蓋伊水中有怪異似人。膝歷已下至脚。有首鼻口耳手足。常損害人矣。

八分書起於漢時王次仲。次仲有道，詔徵聘於車中，化爲大鳥飛去，墜三翮於地，今有大翻山在常山郡界。

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。商胡病，固邀相見，以二女託之，皆絕色也。又遺一珠，約悉唯。及商胡死，財寶約數萬，悉籍其數送官，而以二女求配。始殮商胡時，約自以夜光舍之，人莫知也。後死商胡有親屬來理資財，約請官司發掘驗之，夜光果在其衾行，皆此也。

公云：牧弘農，日捕獲伐墓盜十餘，輩中有一人請問言事。公因屏吏獨問，對曰：某以他事贖死，盧氏縣南山堯女塚，近亦曾爲人開發，獲一大珠並玉盤，人亦不能計其直，餘寶器極多，世莫之識也。公因遣吏按驗，卽塚果有開處，旋獲其盜，考訊與前通無異，及牽引其徒，稱皆在商州治務中。時商牧名卿也，州移牒公致書，皆怒而不遣，竊知者云：珠玉之器皆入京師貴人家矣。公前歲自京徒步東出，過盧氏，復問邑中具如所說，然史傳及地里書並不載此塚，且堯女舜妃也，皆死於湘嶺，今所謂者，豈傳說之誤歟？矧貽訓於茅茨土階，不宜有厚葬之事，卽此塚果何人哉？

飛白書始於蔡邕，在鴻門見匠人施墨箒，遂創意焉。梁蕭子雲能之，武帝謂曰：蔡邕飛而不自，羲之白而不飛，飛白之間，在斟酌耳。嘗大書蕭字，後人匣而寶之，傳至張氏，賓護東都舊第，有蕭齋，前後序引，皆名公之詞也。

杜紫微頃於宰執求小儀不遂，請小秋又不遂，嘗夢人謂曰：辭春不及秋，昆脚與臂頭，後果得比部員外。

又社公自述：不曾歷
小比：此必傳之誤。

楊祭酒敬之愛才，公心嘗知江表之士項斯，贈詩曰：處處見詩詩愈好，及觀標格過於詩。平生不解藏人善，到處相逢說項斯。因此名振，遂登高科也。

東都頃千剏造防秋館，穿掘多得蔡邕鴻都學所書石經，後洛中人家，往往有之。

王內史借船帖，書之尤工者也。故山北盧尚書匡寶惜有年，公致書借之不得，云只可就看，未嘗借人也。公除潞州，旗節在途，纔數程，忽有人將書帖就公求書，閱之乃借船帖也。公驚異問之，云盧家郎君要錢遺賣耳。公歎異，移時不問其價還之，後不知落於何人。

京師書僧孫盈者，名甚著。盈父曰仲容，亦鑒書畫，精於品目。豪家所寶，多經其手，真僞無逃焉。王公借船帖是孫盈所蓄，人以厚價求之，不果。盧公其時急切減而賑之，曰：錢滿百千方得。盧公韓太冲外孫也，故書畫之尤者，多閱而識焉。

嘗有一淪落衣冠，以先人執友方爲邦伯，因遠投謁，囊有厚需，及謁見，卽情極尋常，所寶至寡，歸無道路之費，愁怨動容。因閑步長衢，歎吒不已。忽有一人衣服垢弊，行過于前，迴目之曰：公有不平之氣，余願知之。因具告情旨，答曰：止於要厚郵小事耳。今夜可宿某舍，至暮往，卽已遲望門外，遂延入，謂之曰：余隱者也。見爲縣獄卒，要在濟人之急，旣夜分，取一椀合于面前，俄頃揭看，見一班白紫綬者，纔長數寸。此人詬責之曰：與人有分，不卹其孤可乎？紫衣者遜謝久之，復用椀覆於地，更揭之則無有矣。明日平旦，聞傳聲

覓某秀才甚急。往則紫衣歛板以待。情義頓濃。遂贈數百緡。亦不言其事。豈非仙術乎。經云佛教上屬

鬼宿。蓋神鬼之事。鬼暗則佛教衰矣。吳先生嘗稱有靈鬼錄。佛乃一靈。

鬼耳

李抱真之鎮潞州也。軍資匱闕。計無所爲。有老僧大爲郡人信服。抱真因詣之。謂曰。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可乎。僧曰。無不可。抱真曰。但言請於鞠場焚身。某當於使宅鑿一地。道通連。候火作。卽潛以相出。僧喜從之。遂陳狀聲言。抱真命於鞠場積薪貯油。因爲七日道場。晝夜香燈。梵唄雜作。抱真亦引僧入地道。使之不疑。僧仍升座執爐。對衆說法。抱真率監軍僚屬。及將吏膜拜其下。以俸入檀施。堆于其旁。由是士女駢填。捨財億計。滿七日。遂送柴積。灌油發焰。擊鐘念佛。抱真密已遣人填塞地道。俄頃之際。僧薪竝灰。數日藉所得貨財。輦入軍資庫。別求所謂舍利者數十粒。造塔貯焉。

又說洛中頃年有僧得數粒所謂舍利者。貯於瑠璃器中。晝夜香燈檀施之利。日無虛焉。有士子迫於寒餒。因請僧願得舍利掌而觀瞻。僧遂出瓶授與。遽卽吞之。僧惶駭如狂。復慮聞之於外。士子曰。與吾幾錢。常服藥出之。僧聞喜。遂贈二百緡。仍取萬病丸與喫。俄頃洩痢。以盆盎盛貯。灌而收之。

此一事。東都諸隱說。後卽江表詩人路約

所爲。約非苟於利者。乃剛正之性。以懲無良。約與張祐崔暹三人。爲文酒之侶也。

章仇兼瓊鎮蜀日。佛寺設大會百戲在庭。有十歲童兒。

一作女童

舞于竿杪。忽有物狀如雕鶚。掠之而去。羣衆

大駭。因而罷樂。後數日。其父母見在高塔之上。梯而取之。則神如癡。久之方語。云見如壁畫飛天夜叉者。將入塔中。日飼菓實飲饌之味。亦不知其所自。旬日方精神如初。

晉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者。亦無注解處。後於齊人要術并食經中檢得。是今所謂餠餅。桓玄嘗盛具法書名畫。請客觀之。客有食寒具。不濯手而執書畫。因有浼。玄不擇。自是會客不設寒具。

昌黎生者名父子也。雖教有義方。而性頗闊劣。嘗爲集賢校理。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。皆臆斷之。曰豈其誤歟。必金銀車。悉改根字爲銀字。至除拾遺。果爲諫院不受。俄有以故人子憫之者。因辟爲鹿門從事也。今謂進士登第。爲遷鶯者久矣。蓋自伐木詩。伐木丁丁。鳥鳴嚶嚶。出自幽谷。遷于喬木。又曰嚶其鳴矣。求其友聲。竝無鶯字。頃歲省試。早鶯求友詩。又鶯出谷詩。別書固無證據。豈非誤歟。

東晉謝太傅墓碑。但樹貞石。初無文字。蓋重難製述之意也。

西平王始將禁軍在蜀。戊蠻與張魏公不叶。及西平功高居相位。德宗欲追魏公者數四。慮西平不悅。而罷。後上令韓晉公善說。然後竝處中書。一日因內宴禁中。出瑞錦一疋。令繫兩人一處。以示和解之意。潞州啓聖宮有明皇帝欽枕斜書壁處。並腰鼓馬槽竝在。公爲潞州從事。皆見之。

千字文梁周興嗣編次。而有王右軍書者。人皆不曉。其始乃梁武教諸王書。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。揭一千字不重者。每字片紙。雜碎無序。武帝召興嗣。謂曰。卿有才思。爲我韻之。興嗣一夕編綴進上。髻髮皆白。而賞賜甚厚。右軍孫智永禪師自臨八百本。散與人間。江南諸寺各留一本。永往住吳興永福寺。積年學書。秃筆頭十瓮。每瓮皆數石。人來覓書。並請題頭者如市。所居戶限爲之穿穴。乃用鐵葉裹之。人謂爲鐵門限。後取筆頭瘞之。號爲退筆塚。自製銘誌。

孫季雍著葬經。又有著葬略者。言葬用吉禮。僧尼竝不可令見之也。

鄭廣文學書而病無紙。知慈恩寺有柿葉數間屋。遂借僧房居止。日取紅葉學書。歲久殆徧。後自寫所製詩并畫。同爲一卷封進。玄宗御筆書其尾曰。鄭虔三絕。

郭侍郎承觀寶惜書法一卷。每攜隨兵。初應舉就雜文試寫畢。夜色猶早。以紙緘裹置於篋中。及納所寶書帖。卻歸鋪於燭籠下。取書帖觀覽。則程試宛在篋中。恩遽驚嗟。計無所出。來往於棘園門外。見一老吏。詢其事。具以實告。吏曰。某能換之。然某家貧。居興道里。倘換得。願以錢三萬見酬。公悅而許之。遂巡費程。試往而易書帖出授公。公婉謝而退。明日歸親仁里。自以錢送諸興道。款關久之。吏有家人出。公以姓氏質之。對曰。主父死三日。方貧未辦周身之具。公驚歎久之。方知棘園所見乃鬼也。遂以錢贈其家而去。余在京。曾侍太傅相國盧公宴語。親聞其事。今又得於張公。方審其異也云耳。